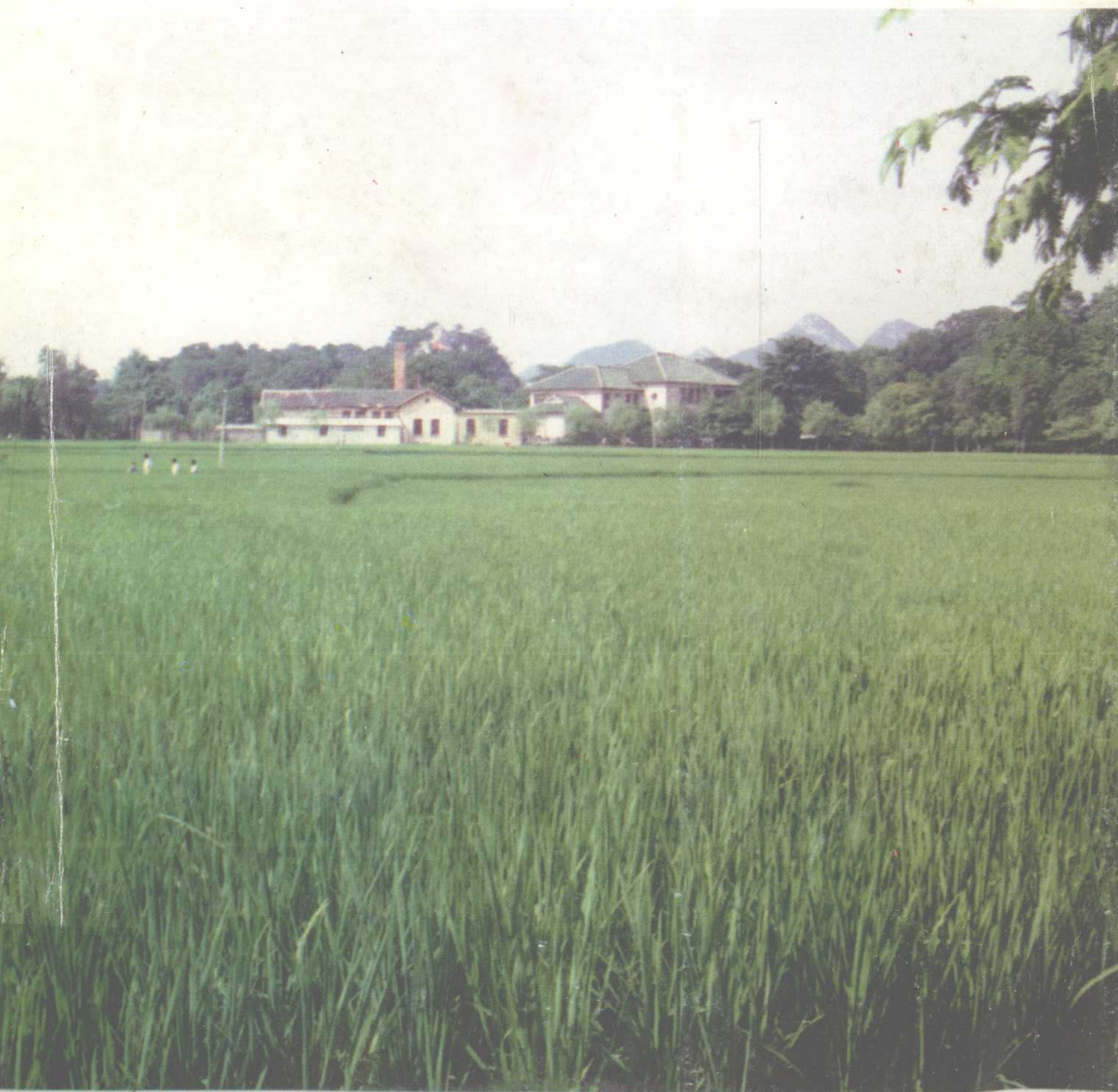


花溪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责任制与实践与展望



中共花溪区委党史研究室
《家庭联产承包制》编写组

《花溪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责任制的实践与展望》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1996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黔陶乡罗依新寨时和苗家儿女们在一起。



199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高坡乡，同欢乐的苗族同胞共跳苗家舞。



199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视察黔陶乡罗依新寨，对罗依新寨移民搬迁扶贫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96年6月16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到青岩镇西街村坝子头视察，对西街村“稻——菜——菜”模式表示赞赏。



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的有关合同。



兴旺发达的花溪区牛马市场，年上市大牲畜 10 万余头，是农民养畜致富的主要交易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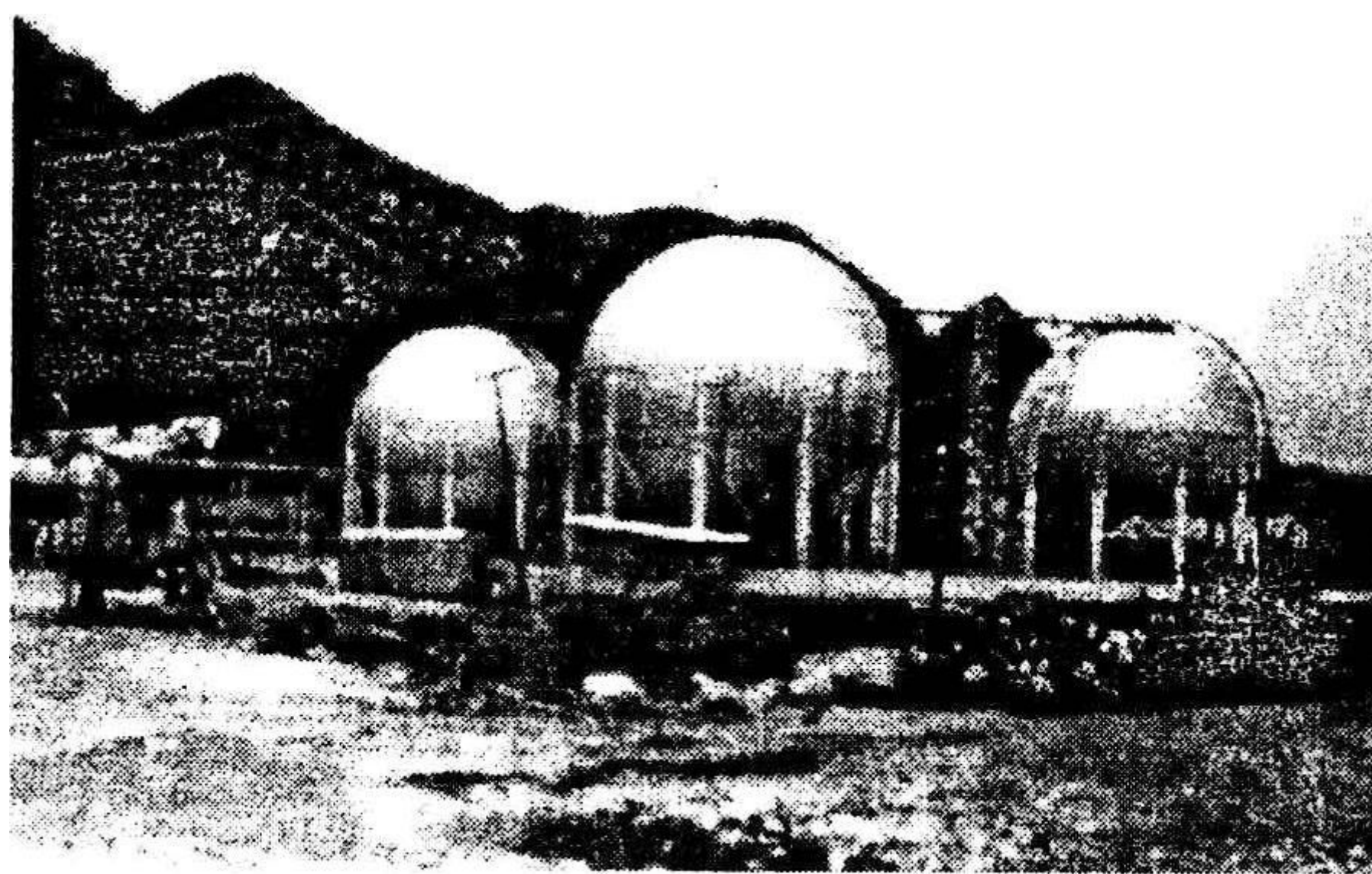
花溪区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于1998年6月开始,9月结束。44312户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图为区领导在湖潮乡汤庄村颁证大会上听取村干部的发言。



第二轮土地延包有关证书。



开展“双带双建一奔”活动，带领群众
共同致富，共同奔小康。



1996年，孟关乡改毛村招商引资引进的
天津美洲集团液化气库，总投资1.8亿元。

序

1998年12月18日，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纪念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转移，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20年来，花溪区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关于稳定和发展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政策，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全区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

回顾20年变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一条结论：农村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最根本的经验。

为隆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用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经验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保护和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大好形势，结合中共贵阳市委的安排，区委同意撰写《花溪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践与展望》一书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和向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献礼。

本书以详实的历史史实，展现了花溪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践过程，以众多乡村的成就证实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是我区农村改革的历史总结。回顾过去，我们感到自豪，展望未来，我们感到任重道远。明年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带领全区 30 万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十五大精神，按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在跨世纪的长征中再写新的篇章。

陈云开

目 录

花溪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践与展望	李祖运 (1)
二十年前历史的简单回顾.....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2)
“两户一联”的发展.....	(10)
人民公社的解体及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立	(13)
农村产业结构的初步调整	(14)
完善双层经营责任制, 开展农村社会化各项服务	(17)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19)
科技兴农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21)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班爱群 (25)
九十年代的全面振兴	(30)
乡镇企业的发展	(31)
全面振兴时期的农村基层党建.....	班爱群 胡玉恒 (33)
扶贫攻坚与脱贫致富奔小康	(36)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稳定和完善.....	胡茂文 (44)
新世纪的召唤	(46)

专 题 篇

花溪区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碧 乡二堡村.....	夏荣富 (50)
江总书记到杉坪 苗家开创新天地.....	杨鹏声 高霖 (54)
搬出深山奔小康 新址新村新面貌.....	杨鹏声 (58)

思潜村建成早菜基地 农民摆脱贫困奔小康·····	杨鹏声 (62)
扬眉村抓精神文明建设, 群众走上致富路·····	活 晟 (67)
昔日养牛荒坡, 今日工业小区	
——养牛村脱贫致富三步曲·····	杨鹏声 (74)
孟关乡改毛村招商引资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夏荣富 (79)
开发天河潭景区带动农民致富·····	夏荣富 (84)
麦坪乡彭官村巩固集体经济, 村务公开, 带领群众致富 ·····	
·····	夏荣富 (87)
特殊党课的效应	
——马铃村旧貌变新颜·····	杨鹏声 (93)
公司+基地+农户	
——党武乡果落村致富奔小康的一条途径·····	宗 颖 (96)
往昔穷 换粮成群又结队	
今日富 千万元村令人慕 ·····	活 晟 (101)
城郊型经济模式的城镇	
——金竹镇的小城镇建设 ·····	班爱群 王添剑 (104)
吉麟村抓党建促发展 ·····	杨鹏声 (107)
“一村一品”走自己有特色的发展之路·····	熊 伟 (110)
燕楼乡新景村早熟大蒜的经济效益及发展趋势 ···	郑文良 (113)
后记·····	(115)

花溪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 实践与展望（综述）

李祖运

以统分结合为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八十年代兴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农村农业经营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推行，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花溪区自1980年兴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农民的平均收入稳步上升，长期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进入九十年代，农村经济开始向小康方向发展，并有所突破。

回顾过去，花溪区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道路上，充满着曲折与艰辛。

二十年前历史的简单回顾

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间，党和政府领导农民消灭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开展了对农业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其间，1950年到1957年发展比较平衡，花溪区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6.6%；1958年以后，这种平衡被打乱了，“大跃进”中的1960年，粮食产量降到解放

初期的水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1963年至1965年，粮食产量又超过了1957年；“文化大革命”的11年中（1966—1977年），粮食产量有6年减产，1年平产，增产的仅4年。从1957年到1977年这20年间，1977年粮食产量最高，比1957年增加31.29%，但却因人口过快增长，人均吃粮反而由1957年的750斤降到566斤，人均纯收入最高也只有62.72元，40%的生产队人均纯收入在50元以下，每农业人口只能提供商品粮食46斤，商品肉3.9斤。

农村产业结构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从1978年来看：全区农业总产值2982万元，集体收入中各业比重为：农业62.05%，林业6.31%，畜牧业17.7%，副业13.85%，渔业0.09%，比例很不协调。当年粮食总产量是10258万斤，扣除征购和集体提留后，人均口粮只439.7斤，集体分配人均只达62元。

农民生活处于贫困状况。

缓慢发展的原因在哪里呢？从党的领导角度去检查，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政治运动从不间断，未能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二是农村政策多变，要求过急，推行了一些“左”的错误作法，因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各级组织的主要精力放在搞政治运动上，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发展农业生产上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由于“左”的错误，农村人民

公社管理下的生产队规模和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变化，把一些本来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看成了资本主义，并以政治运动（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形式给予“纠正”。群众的思想 and 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农民长时间被禁固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上面，相当一部分农民过的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活。六十年代，一部分胆大的基层干部和社员暗中的抵制错误作法，在维护人民公社这面旗帜下，创造了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他们表面上是集体出工，集体干活，实际上是各行其事，明队暗组。这种做法也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边远分散，贫穷的队起而效仿，跃跃欲试的队更多，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禁区，在遭到批判、处分和“纠正”以后，谁也不敢再闯禁区，依然遵循以往的管理方式。

1978年5月，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藩篱，破除了现代迷信。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197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传达到基层。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实行超产奖励；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是资本主义。”中央允许适当调整生产队规模，允许社员有小自由。两个允许在群众中引起了广泛反响，全区开始了建国以来第一次能否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大讨论。讨论中，部分干部疑惧重重，担心生产队规模和责任制定

不下来，生产队自主权实现不了。社员群众则对允许包工、联产计酬、实行超产奖励欢喜叫好。此一时期，区委虽然许诺个别居住分散，不便管理，需要分开的队，可以适当调整，生产队可以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但却坚持生产队对劳力的统一调配，作物种植的统一计划，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和实物、现金的统一分配（称“四统一”）的原则。包干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不允许的。尽管如此，联产计酬的经营管理方式仍然不断的冲击禁区。到5月，全区有251个生产队要求分队，经公社批准了114个，已实行包产到组的达396个，其中能实行“四统一”的291个队，占73.5%，其余105个队成了明组暗队。面对这种情况，一些领导认为，经过20多年的集体化，包产到组不就是倒退吗？于是，区里一方面开展“一学五大讲”活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大讲坚持社会主义，大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大讲坚持党的领导，大讲坚持马列主义，大讲坚持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又花了一定的时间和组织了一部份力量去纠正分队和明组暗队的“错误作法”。^①但是，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组的呼声越来越浓，到了七月，全区实行包产到组的已达三分之一，仅小碧公社66个队就有35个定产到组、联产计酬，占总数的53%，这种动向引起了中共贵阳市委的密切注视，也引起了广大干部的进一步思索。10月19日至27日，区委举办了局以上干部读书班，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大讨论，对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干部们对定产到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进行了争论。正当是与非的问题定论不下的时候，11月11日，《贵州日报》登载了关岭县顶云公社定产到组的经验，发表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

行之有效》两篇报道。支持定产到组的干部和坚持搞定产到组的社员群众，这下有了说话依据，全区引起了震动。到年底，全区实际只存在“五定”小包工，统一分配；定产到组，统一分配；定产到组，以组分配和包产到户等四种生产责任制形式。1980年1月，区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草案）》。这个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十条：1、尊重生产队自主权；2、严格生产责任制，以“五定”小包工和定产到组这两种责任制比较好，少数落后，收入很低的后进队可包产到组，也可实行大包干，这种大包干即是以队为基础，分组作业，土地、耕牛、农具为生产队所有，固定到组，农机具、林场、队办工副业由队统一经营。承包组对生产队要包完成生产计划、征购任务、农副产品派购任务。公共积累、提留、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在队统一的分配方案指导下由组分配。深山偏僻的孤门独户，经公社党委审查，区委批准，可以包产到户，由队统一计划生产、统一完成国家任务、统一核算分配；3、逐步扩大实物按劳分配比例；4、稳定生产队规模，一般不变，少数可适当调整；5、成片林场可包给专业组，小片零星的可包到户，荒山可划给社员造林，每户可划1—3亩；6、猪、牛可公有私养，繁殖小牛可按市价对半分，菜、牛、羊、鸭、蜂等可包到组和户，稻田养鱼可包到组、户、人；7、在不剥削他人的前提下，适合家庭搞的可放手让社员去搞；8、调整自留地，划给苗族社员麻园地；9、发展社队企业；10、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十条意见放宽了农业政策，虽不主张完全包产到户，但毕竟还是在解放思想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当时的领导层认为“包干到户不符合郊区的实际情况”，但还是有不少干部和社员敢于向“禁区”冲闯，

自行包干。到4月，采用定产到组，大包干到组的已达700个生产队，占此时全区1460个生产队的48%，有20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对这20个队，区、社党委又派人去“纠正”了9个^②。5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通知，对“纠正”提出了意见^③指出：在秋收结束之前，对于生产队的规模要稳定下来，不作变动，即使对于分田单干，现在也不是纠正的时候，更不要沿袭过去纠偏的错误作法。6月初，邓小平同中央有关负责人谈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传达下来，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农村工作中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思想不够解放”，这是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7月5日，中共贵州省委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即省委（1980）38号文件，电话通知，允许“居住分散、生产落后、贫困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对于少数经营管理水平极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实行包产到户也有困难的生产队，允许实行包干到户。”23日，区委对省委电话通知提出了五点贯彻意见，其中第三点意见是“不管采取什么经营办法，都要做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队为基础。”23日起，各人民公社相继召开三级干部会，原来计划到会3677人，实际到了4623人，越开人越多，讨论非常热烈。30日，区委将“五点意见”连同印发的省委（1980）38号文件发到三千会，要求各级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充分讨论，贯彻执行。三级干部会，着重讨论了放宽农业政策与发展集体经济的关系、前进和后退的界限、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别的